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

經濟

明一

布衣葉良仲允

刑部侍郎李濟文希明

湖廣叅議錢古訓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頤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通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都御史張式之楷

右布政章俊民聰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

子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刑部尚書楊彥謚寧

弟宜附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禮部尚書鄒宗盛餘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顥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陞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寧國知府沈士彝性

孫橋附

南京太僕卿方孔殷漢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弼 吏部侍郎黃世顯孔昭子附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兄鑑附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大學寺卿陳克謹恪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滄陽賀應旆義之氏閔

經濟

明一 共四十人

布衣葉良仲允

葉允字良仲寧海人博通今古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風角鳥占之學元季海內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太祖皇帝於戎馬

間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太祖奇其言。屏左右命坐語。賜飲食欲留用之。兗力辭曰。苟策可用。用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太祖重違其意。賜銀幣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羣雄。先後次第悉如其言。

刑部侍郎李濟文希明 父唐册

李希明字濟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根理要。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爲本郡儒學教授。希明夙承庭訓。於學無所不通。人稱其有經。

濟才洪武中舉孝廉。選入太學。命爲第一。授伴讀侍。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叅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議將出師剿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有不得已之情。招撫不服。與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於官。

湖廣參議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調行人。是時緬與麓川相構。緬主使使來貢。而訴思倫發於我。上擇

古訓持勅往論至則宜。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
麓川酋長乃于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將
事裔夷乃弗能靖小醜何以報命天子於是馳入其部
責以大義皆稽顙凜凜無敢復逞者思倫發以古訓能
休爭已亂薦方物欲留爲援古訓卻不受作書示以不
可思倫發得書駭汗遂歸古訓於是古訓敘次百夷山
川風物爲書還見。上并奏之。上悅付史館賜襲衣。
後知漳郡以文章飭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
稱尋改湖廣奉議名績愈茂。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頤

周頤字養浩，會稽人。卓絕敏邁，讀書日記數千言。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頤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決冤滯，明激揚，百寮震悚。遷山東叅議，有聲齊魯間。佐遂安伯理戎事於山海關，規畫周密，邊境賴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如蝟，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兩縣學，開江山浦城道，至今稱便。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戶科給事中泰之子泰死難時永吉年甫四歲其母傅氏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改武選郎中坐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驥薦永吉有經略才脫戎籍以原官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孟養等復請永吉從次第勦平參畫之功居多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人稱不冤弘年乞休歸卒於家

通政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天性聰敏篤學慨慷負奇氣弱冠補邑博弟子學官故有魁幻美姿惑人呼侃名輒遁去當時目爲正人永樂初下詔求賢士可以佐朝廷不逮者有司舉侃遂貢入太學大臣薦其有經濟才乃受知成祖特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侃荷知遇乃日夜剖心瀝丹思所以報稱者時靖難未久諸功臣率恃寵而驕有不法者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朝廷爲之肅然成祖欲試以吏事遂出僉廣東憲墨吏皆望風解印綬去一時以風力稱考最召拜通政使司右叅議當是時西北

再。催。兵。四。方。民。力。多。疲。於。轉。輸。而。諸。郡。邑。監。司。未。能。體。上。心。爲。撫。摩。成。祖。有。憂。之。命。選。大。臣。之。有。才。略。者。巡。撫。各。省。而。侃。得。廣。西。特。賜。以。勅。曰。與。利。除。害。以。悉。民。艱。舉。賢。黜。不。肖。以。清。吏。治。惟。爾。之。能。朕。於。爾。躬。有。賚。不。然。者。罰。及。爾。躬。弗。可。悔。侃。下。車。悉。以。勅。書。從。事。諸。監。司。郡。邑。每。入。謁。不。敢。仰。視。凡。士。豪。積。猾。爲。小。民。蠹。者。皆。擒。治。不。少。貸。小。民。以。訟。至。召。蹠。膝。前。溫。語。煦。煦。姆。家。人。兩。吏。胥。一。舉。手。觸。法。無。不。立。斃。之。杖。下。左。右。皆。屏。息。立。時。嘗。暑。有。毒。瓜。以。獻。者。良。久。毒。發。瓜。裂。試。啖。獄。囚。囚。死。乃。刑。

獻瓜者而不批其根說者以爲得大臣體既復命從

駕北征每駐蹕必召入行殿親問所以破虜者侃言虜
聞 駕至必清野遠遁使我師進無所獲千里饋糧此
所謂士不宿飽者也虜不必與我戰而我師坐困矣請
速簡勁卒數千裹三日糧銜枚疾走遠出虜背然後大
軍繼進前後夾攻必得當 成祖以爲然卒用其策虜
大創遁去漠南遂無王庭凱旋頒賞與諸大臣等已而
進左叅兼掌宗人府幕事洪熙改元奉使泗州兩督漕
運事輯還京展大祀禮賜緋錦從耕籍田終畝再賜緋

錦於是。帝心簡在曰朱侃清忠亮直弼子一人以司
納。遂進通政使司左通政命偕平江伯陳瑄奉迎
儲駕侃馳不下馬者三晝夜卒以勤瘁致疾乞歸養病
未幾。宣廟正統念迎。駕功特命行人以原官起之
家再辭不獲輿疾至京未入朝而忌其寵者毒之一夕
死年僅五十有七時侃子弱忌者方赫奕秉事權諸同
官卽知侃死狀皆不敢鳴於朝故身後卹典亦無有爲
之請者其生死榮落之際所繫慨者多矣。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持大體以
儒術飭憲度性強記一覽不忘院長委以總閱諸道疑
獄時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
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慮法
司論死罪多寃遣大臣覆訊之囚輒分訴不已惟中所
訊者無異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絕意其服
人如此已而奉勅參靖安侯兵行邊靖安雅重中口與
謀議中爲陳畫邊事以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
目見靖安資其方略屢克奏功明年移按蜀先是東川

燹人時出剽掠爲患中與三司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沙隄諸夷自是懾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歲而更上獨留中按蜀四年及還蜀人猶不忍其去奉天殿災詔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缺失亡所忌諱上雖不卽加罪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當鳳關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赦尋復爲御史中久於臺中廷臣擬以僉院而權貴人多不喜遂出爲山西左叅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

經義察其學行修潔者，待以賓禮，或賦詩相賡和。於是其俗漸化。晉人比之常衣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餽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喜作詩，雖在軍旅，倥偬聞未嘗廢吟咏。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錄、薇垣集，總若干卷。

東阿縣知縣員秉彝恒

員恒，字秉彝，以字行。上虞人。舉進士，初知邵陽縣，以寬大得民。丁祖憂去，改知東阿。興學校，課農桑，訓育民如子。縣界常苦潦，秉彝爲開渠納諸水，清河得沃田數千畝。屢辨冤獄，人稱之如神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盲，察

其色甚戚。因問其有冤乎。對曰：囚固無冤。第恨身死。卽宗祀無繼耳。兼尋哀之。卽令其妻侍疾。解囚桎梏。同宿獄中。遂有娠。遇旱蝗。自引咎。災不爲害。歲屢登。嘗率丁壯從。上北征。供餽餉。比還東阿。無一人失所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管繕有餘。弃廢鐵。敗皮朽索。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索爲穰。悉貯之庫。咸不解所用。會。上巡幸北京。使督建所次。席殿向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大臣薦兼尋可任。風憲命已下。東阿父老相率請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在縣。十有八年。

卒於官。篋無餘資。察吏爲治其喪。東阿人哀之如失父。母白衣冠送者千萬人。其政化感人如此。

都御史張式之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驛召還京。陞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真定守稍怠。奏械之。由是八郡震悚。蝗不爲災。時沙縣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皆賊藪。而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變聞。

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上問張
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
行事命文武大臣祖之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
楷卽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毋得秋毫犯民間次師
鉛山聞賊圍將樂甚急遣將日夜兼程往擊之賊大潰
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於有司
暴征不能忍乃發舒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卽
不服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定譽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
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耳時軍中實無印

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闕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楚陰置火器船泊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追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創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

四十艘。先是都督陳韶敗北陣亡。論者以爲楷罪。朝廷
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
助討。會賊新破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殲之。時楷發
延平賊。遮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
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算。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
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
其西爲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卽遣卒五
百人。人持二炬。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
勁弓巨砲。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

峽。斧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下。圍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人已據其寨。盡發其滾木。插石下。殪之。死者以萬計。觀音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蜂屯。楷遂身先率兵擒之。械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擒偽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筭。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至金公山。楷卽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

鴨兒。筓三百五十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筓爲壘。戟入卽不可復出。時賊適至。楷叱之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蓋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卽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陳中。乃佯北走。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敢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筓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誠榜諭。

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前所論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詔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余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徃事竣遷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卒楷爲人坦夷濶達喜推轂賢者雖抱片善輒掄揚之又急人之難居家不問生產好客樂施故家無餘資博學工詩文善草隸所著有陝西紀

行集孫昂別有傳

右布政章俊民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二年拜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曾稱爲御史第一嘗奉勅
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朝廷
嘉其能超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於賓州奉議衛
於貴縣士卒免烟瘴之患議置巡司於潯梧柳慶要害
之地民免圍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外艱卒於家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陳詔字廷詢，青田人。少英敏，絕物。日誦萬言，以書經魁
永樂。庚子鄉薦，中宣德。庚戌禮部第一，除監察御史。遷
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溫處屠掠尤慘。上素詔威
望，有經濟才，遂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剽平
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而諸寇悉平，民大悅。復
命陞見，賜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
郡省運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劄給之。羨餘
卽封還府藏，一絲不染。麾下歎曰：「公家物也，棄而不取，
何爲其庶靜類如此。」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人。學博才瞻，善風角精思，烏陣法宜。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大用，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靖江五開賊起，慶相度事宜，鑿河渠，濬湟塹，自備橋鎮，直抵黃平，迂道千餘里，由是據濠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蒙擒，桀鷲倡狂，至僭王號。慶親帥兵突陣，殲厥渠魁，擒其黨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臘屋、桃林、武岡、南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未幾，以老

乞身卒於家所著有拙庵集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辯出交趾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聞風解甲綬去者踵接仕路肅清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椎責烙馬敘聞將按之椎責大懼出貲贖其子還嫗席藜詣臺待罪敘出法語戒厲之脅息去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

者敘陳其害民悉報罷。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凜凜。朝野稱之。凡巡按例歲一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者三年。及還朝。樞貴構以事下獄。必欲死之。會八百車里二番仇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爲非敘不可。左遷行人。領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上喜。復拜御史。竟爲諸樞要所誣。構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於家。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吾相人多矣，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雉，每奏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悉按懲之，不少貸。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

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歲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輿土著。滑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說狎、請別設御史、并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克、誣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割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既在官、又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日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克交

泰帝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人曰舉參政亦原貞王來自代時三楊相繼卒而中貴
人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勒給事中廷劾
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
繫獄三月暑熱上振怒適解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
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
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一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
距其初至鎮蓋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
尚書鄭楚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

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

下詔親征謙與鄜塋上疏諫止不聽塋乃從治兵而留

謙治部事車駕至上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

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邸王攝政以輔之王御

左順門時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

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

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

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

死又推二關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挾王且啓
王下令曰極順與二關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卽族振凡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
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
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
部尚書謙謝弗允 郈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人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
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

司空宜併口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
頌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
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
內安撫毋令失所而罷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
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
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
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

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知天象聞上使
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
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
士人多遺其私重歸讓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
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
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
不足畏也上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
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
之謙曰不可賊張其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

環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諫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上皇輦駕遠。夜

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代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兩遣使而俱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

經濟

卷之十七

十八

光碧堂

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
幼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
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

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
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
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虜自是
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直
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始得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於其地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密授都督孫安方略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以守八

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湖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徃僮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指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旣歸

上奉之南宮又欲易

皇

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已巳城下之後石亨功不逮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媿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養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議歲時一謹視而

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
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上爲親幸
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惶
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
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族
中貴人徃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
神機三千諸管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選精兵十
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
一都指揮領之餘軍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石

亨楊洪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頽首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滑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亨有
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
以是益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
事亦嗾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
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
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
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
亨等加鉛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

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理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侈謙此舉爲無名謙
遂論弃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
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
酬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澗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
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
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
謙始終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

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還。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

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而於奏疏尤
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
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論曰方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陴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
京城下亦然而謙復昌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實合漢
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耳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悲夫謙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洒何地嗟嗟謙之
血誠已見於此矣說者顧以不諫易儲爲謙罪不知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也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人禮部侍郎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靖遠伯王驥征討西至甘涼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

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性奉官執法萬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當巡撫貴州時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每庭謁不敢仰視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衄莫敢議討琳至計湏彌雉乃獎率士伍親履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筭劇寇旣平諸夷震服然以持法嚴急不能縱舍卒爲怨家所構坐于謙黨論死當時朝廷已知其寃卒未有能爲之雪者或曰坐于黨死可謂得正矣

顧安所得其克而雪之卽謂琳至今存可也。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周瑄字弘璧淳安人少穎悟攻文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外艱服闋改刑部擢員外郎超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寧時官軍調征沙游盜將乘虛而入瑄募民兵修武備且守且禦民賴以安已而盜犯政和松溪瑄益嚴號令親披堅銳夾攻而進擒賊幾六百人追還所掠婦人以千計未幾高陽盜起瑄募遣儒生抵賊營諭以禍福寇亂遂解尚書蔣希堧上

其功賜文綺寶鏤進秩三品尋丁內艱以疾卒於家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人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授兵部主事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爲惟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改元詔復其官超拜河南參政歲飢民流敬及時賑發全活甚衆計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勞績顯著有白金文綺之賜進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衆征勦鼓勇率師大致克捷梟明父子擒斬無筭凌險觸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朝

廷官其子琦

工部尚書胡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黟縣事以最
召拜福建道御史入侍經筵尋丁外艱歸明年己巳

英廟北狩景皇蒞汴兩遣使臣造廬奪情起復凡四
上章累千萬言請以亟復大警奠安宗社爲心上皆

嘉納之陞貴州左叅政成化乙酉轉廣西右布政會兩
廣徭人作耗協同總兵官勦平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兼提督操江連年劫江巨盜諸司所不敢覘視

者皆設法以次獲之江徽肅清進南京兵部侍郎時

孝廟春秋已盛儲位尚虛廷臣皆以言爲諱拱辰首與

侍郎倪謙崔恭誅死上言前星遂定陞南京工部尚

書議修內府寢殿所需之材估用五十一萬有奇拱辰

以爲江南旱澇相仍民力弗堪覆議得省什一以及年

兩疏乞休得請歸歲賜祿米輿隸加等正德丙寅年登

大耋遣行人王奎存問明年卒於家身無以爲歛祭無

以爲饌棺衾助於有司而後成禮御史史鑑聞於朝贈

太子少傅謚莊懿參議程愈論曰公天性過人克之以

學知黜縣以循良書擢御史以風裁著官藩翰則所至
有聲居臺部則無事不治人不敢爲者毅然力肩而不
辭人所難言者慨然矢口而不顧知分義不知有利害
知是非不知有毀譽俯仰無介惟公一人而已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

子綬孫錫鑄錫子治元附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郎已巳從
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
足刺瘖蒸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改山
東所歷多軍功陞陝西按察使會歲飢不及上聞輒發

倉賑全活數萬計未幾丁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里赴
闕乞留於是奪制裏墨衰還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
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
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崑番亂擊捕降
其衆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明年毛
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
去陝土亢且鹵苦無水忠尋故龍首渠濟三十里又疏
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頃四年土達滿四叛嘯聚且
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介以失事逮詔獄命忠總督
軍務率諸道往討忠親擐甲胄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
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戰死忠中
流矢我軍遂退忠卽陣斬惡絳指揮以徇陣始定急移
兵據賊水草困賊時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忠當濟師
否忠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
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千
里來塞外此自疲祗取敗耳於是主議濟師者皆嗾忠
忠不顧堅壁待賊者且百餘日賊稍急忠隨二卒單騎

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日相率來降獨滿四自計
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圍或截出劫營大小且三十餘
戰忠變出無方悉以方略制勝無遺策賊不得水草守
則飢渴戰則敗衄益急不知所爲有楊虎狸者滿四愛
將也夜出汲被擒獻麾下忠叱令斫頭來虎狸戰栗伏
地乞宥死自效忠卽假以辭色解金鈎束賜之遣歸爲
內應已賊數出戰虎狸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
斬首八千級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當是時
兵事急訛言洶洶忠督陣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

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馬大司馬重忠勇毅殉國召還仍協理院事。大司馬時時語人曰：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三十餘戰，始克獲醜獻。今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取封拜如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胡子者劉千金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

成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
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忠再疏自
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
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
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
邊寇不意媚嫉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
之所科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首賊
獻俘以無罪編民作從賊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
回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羣出草傷皆臣所致又謂

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胡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得輒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戍邊，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

不遺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曠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虛張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隼出早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胡子、王洪葦、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

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政，不宜陞賞，則往日擒千斤，尚遺後患，而得變擢優賞者，豈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請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蒼葢，苴之，蔭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利。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不允。十年，代王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

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大夏陸容爲郎時有錦
衣百戶韋英者挾汪直爲調察屢與大獄擅執京朝官
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
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
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瑛戍邊而直見上獨

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言直奉
法無近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
誣忠下廷訊無狀遂落職歸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
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
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鑄以忠
功世蘊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刑部尚書楊彥謚寧

弟宜階

楊寧字彥謚世爲錢塘人父昇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
家焉永樂丁酉以春秋魁京闈鄉試宣德庚戌成進士
第二甲第一人拜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
己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
文臣有才識者監其軍推以寧往師次麓川賊遣人款

軍門乞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寧獨進曰不可兵未
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
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主將以爲迂極
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
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明年復大舉
征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之審於料敵也仍請
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
攻上江賊砦賊矢石而下寧奮身不顧督戰益力士卒
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寧曰賊

徃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
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蒼
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
不息因乘風舉火焰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
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
金楮幣超拜刑部侍郎奉命叅贊雲南機務或言騰衝
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寧往城或謂寧其
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
而已遑恤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無不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工畢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寧以城成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者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憂 上嘉其能甫召

還京而閩浙廣東諸草寇竊發師征久未有功朝議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非以才略重臣填之不可 上遂命寧巡撫寧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柵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以是益鎮以簡靜日討民

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政務寬
大人稱得體二年以病足調南京刑部司寇五六年漸
獄明允民以不寃天順改元致仕卒年五十有九訃聞
遣官賜祭管葬寧天性孝友年十四適父教授承詔與
修永樂大典寧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寧於侍湯藥
備棺歛無不如禮號泣徒跣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
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色養惟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
寧亦被召乃謂宜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
恃以爲養邪宜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官終侍御史

寧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所著有白雲稿卧雲稿藏於家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甲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壬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特蒙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每督府徵符下荷校就比者累累然理乃召將卒之

佃田、號疇零戶者。論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
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
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每歲
必再按屬邑，以省耕牧廬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
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君。
以最異，超陟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勦賊鄧茂七等，理
司饋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內艱起家
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卽驛爲藩，以夷之難擾也。
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

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貨，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
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夷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
若親。火夷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夷
無不人人喜，以爲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
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爲
之權減。時直十二，貴州旣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
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
鉅，理不欲煩民，乃請鬻蘆塲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
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

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戢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十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

禮部尚書魏大章墓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至壬戌會試，亦以第一人成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己巳，英廟北狩，羣臣勸進。廊王議未決，詢及六科，夔毅然曰：「國家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耳。事在不疑，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請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宮揚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各統所部兵來虜圍之，一夕遁去。未幾，陞南京刑部侍郎。

郎尋改禮部明年自南改北會 景皇不豫羣臣請所
立不待夔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促大學士尚輅具
疏稿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
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
上而 英宗已南面臨朝矣時石亨輩貪功擅權朝士
趨之如市夔獨屹然中立亨憾其不附已乘間出之南
京 英廟素知夔爲人且聞其疏復儲之議未幾驛召
至京賜二品服尋禮部左侍郎尋調吏部有真定守以
舊賄敗亨挾勢屬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夔柳筆大言曰吾官可罷吾筆不可屈竟奪守職亨敗
附亨者皆降黜而夔之名益重遷禮部尚書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請宴賜有加朝鮮進海東青
夔言非故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
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幸羣臣上疏言 皇上
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留心
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
舊制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后崩葬祔有異
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

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繫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遷吏部尚書，夔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剷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滿考，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寶楮。時彗星出軒轅，四方迭奏水旱，夔上疏凡數千言。大抵謂朝廷處置事宜，不務深遠，多襲因循，逆鱗啜尾。時人緘口忌諱者，披對甚悉。以災異累疏乞罷，不允。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

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卒訃聞上
痛悼遣官諭祭葬賜謚文敏大學士彭時稱曰公丰神
秀朗氣度宏偉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
餘年憂國憫時之心老而彌篤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蓋確論也夔著述甚富所存有
蘇蠹堆稿一十卷

禮部尚書鄒宗盛翰

鄒翰字宗盛餘杭人太子太保文敏公濟之子也正統
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己巳車駕北狩京師

戒嚴擇廷臣有才望者佐本兵僉舉翰通練敏達才堪
撥亂乃自兵曹郎超拜本部右侍郎時天寒軍餼餘奏
發太倉粟以賑之及胡騎墜境城門晝倚城外老幼數
萬餘不得入望堞而號衆議莫敢入翰獨曰設城本以
衛民今棄民於敵何乎適率軍出就糴乃下令軍從左
出民從右入全活無算翰曉暢軍機臨事合變當守城
時常不待奏報輒行事賴以濟虜退改禮部右侍郎奉
勅考察山西斥罷不才官吏人服其公河南鳳陽等處
大水受命往賑奏捐稅糧數萬石尋轉左無何而英

宗復辟時宗伯以致仕去諸冊立大禮多翰所議定時
襄子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
有知者翰檢太常故典行之及上不豫復奏請皇
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憲宗皇帝二年也
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許未幾特
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
是治部事者復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力請特賜
勅致仕令馳驛歸翰雖體貌清癯而性行嚴恪臨難有
爲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說者謂康靖賢於文敏若也

文毅之於文信此二賢者皆以聲績增光乃父異於析薪負荷者云。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應顯字文明淳安人登正統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奉命巡視福建銀場賊林開三等鳩集處盜千餘人肆行標掠邑里騷然顯調軍快三百餘指授方略擒其賊首餘黨悉平以功進秩從六品有彩幣寶鈔之賜景泰改元巡按蘓松等處賑濟飢民全活數十萬陞南京大理寺丞坐事左遷雲南大理同知尋改直隸揚州府成

化二年，用大臣薦，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羅篋、庶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衛，選調官軍，征勦靖州黃強苗寇。一戰而梟其魁，擒斬俘獲者不可數計。遂夷其山險，焚其林菁，使賊無所恃，捷聞。撫臣以爲能，復委修築江岸一千餘丈，功就而民不知。未幾，都御史項忠復遣協平荆襄流民之爲亂者，其勞勩與靖州等進。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漳州賊林輝英乘機聚衆，下海爲亂。顓遣官軍齊榜，晚諭卒擒輝英，以獻。旣而龍溪賊錢有定五十餘人，劫掠蒜嶺驛官，顓立命巡

海官軍責限擒捕不日俱就縛無一能脫者顥雖書生而臨戎屢陣機變百出卽老將不如若天授然積功陞布政司右參政時鎮守內臣差官進禽鳥花木絡繹不絕沿路驛遞艱於供億顥奏革之民歌舞若更生老疾自陳致仕卒於家

河南右叅議何文達陞

何陞字文達淳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拜戶科給事中達虜犯順鑿舉比狩朝廷方有事於朔漠命陞與御史楊春趙暹邊餉晝夜兼行不避危險沿邊自土

木師潰死於兵者滿野陞首疏乞少寬運卒限期責令
輸輓還日將沿路遺骸掩瘞用安死者之魂以作生者
之義從之已而虜酋效順大駕南還與同官李侃抗
章奏請備禮郊迎且曰皇上昔念社稷生靈勇於撻
伐非遊田盛樂是爲今以簡禮迎之非但無以聳外夷
之觀瞻且於陛下兄弟之情似乎太薄詞極懇至識者
趨之戶部尚書金澹會計軍與財用議更稅畝之法將
天下夏秋糧混同科收以紓急用陞執奏不可事遂寢
遷右給事中改兵科天順六年陞河南布政司管河右

恭議時黃河爲患陞相其便宜疏通沁水下流使復舊道漕運無虞軍民賴之成化元年致仕卒於家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余復字存美遂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授南京監察御史巡按蘄松常鎮四府風裁凜然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巡撫都御史韓雍患賦役厲民委復均之剋革宿弊民踴若更生總督各郡京漕七十餘萬注措有方民不擾而緒以就晉副使長河峒賊朱紹綱謀叛郡縣驛驛復往領視督兵討之用秘計直搗其巢生擒紹綱等

七十餘人賊遂平事聞賜彩幣寶鈔陞福建布政司右
叅政專督海道以母喪不赴服闋改四川叅政復陞江
西按察使務崇寬大甚得民心轉布政左卒於官

巡撫宜府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李匡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
士第授太常博士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
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查鈔貫及奏
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奠國家澤斯民復命未
幾巡按北直真定永平等五府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

歲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陝西詳審刑
獄辨寃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
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匡
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闋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匡帶
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剿賊播州未平叙州犇蠻
又行寇亂焚劫九縣全蜀搔擾復領勅剿捕時四川地
方不寧軍伍數少匡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

習雜處部伍，匡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昇變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咨違期，匡被圍，乃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刀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草塘既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

英宗復賜官帶，閑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勅巡撫，無宜府匡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埃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瘳，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人景泰初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郎中癸未春開災左遷松江府同知持已廉慎而政尚慈祥民甚德之及召還行李蕭然改兵部郎中會川貴山都長偕九姓土獠作亂上命本兵督師往伐而以欽佐之既至主帥以下咸謂宜招撫爲苟延計欽獨持不可主帥從之遂進兵連拔二十餘寨斬獲六千餘人捷聞遷太常少卿進禮部侍郎供職惟謹虜寇大同以才略改兵部左侍郎與二三大僚殫心畫邊

境以寧，尋病卒。上念其勞，賜祭葬，錄其子，欽居官。三十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雖所施未竟，而跡其所以自致者，亦不媿一代之名臣云。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孫橋附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年十二，卽解作文，嘗夜讀書，稍睡輒警作，遂魔文。一時作者皆賞其有致。景泰初，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庶慎端嚴，爲左都御史。蕭維禎所器重，虜自己巳以來，徂勝而驕，往往馳數百騎，躡塞下，或乘間闖入，驅掠畜牧生口，緩鞚而去。守將不敢以一矢相

加遺其黠者或拾一二折戟斷弦雜胡瘠馬顧張虛聲
以爲捷而並塞屯牧城堡俱敗壞不復理 景皇帝有
憂之以爲非才御史彈治之不可於是簡性往性星馳
到邊閱戎器謹守望墩堡之毀者葺之城牆之缺者築
之士卒之老弱者汰之將領之不法者奏治之三閱而
後旗幟壁壘一新虜聞之少戢不敢犯無何而 景皇
大漸 莫測在南內廷臣議迎洵洵未定性與林鶡等
贊決之夜溺下三鼓武臣排闥導駕出性起鵠與周必
允翼維楨突仗而前名翊戴以定大計俄而論功爲徐

有貞所蔽且忌性才以爲與之竝立必有以窺其隱者
遂乘間力擠之出知寧國府性怡然就道不以淮陽爲
薄也至則訊民疾苦循循備至又以其餘孜孜學校一
時士奮起軼他郡未幾以外艱歸卒於家孫橋字宗周
嘉靖中進士歷順慶守終湖廣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
而清白自持不媿乃祖云

南京太僕寺卿方孔殷漢

方漢字孔殷淳安人領景泰元年鄉薦第二天順四年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陝西甘肅等處適虜酋

寇邊人民驚潰漢歷邊招輯提督撫治蠻夷畏服成化
三年巡按四川川貴夷獠竊發朝廷命官征勦抄漢軍
前紀功依軍法便宜行事漢祇承 上命夙夜不遑督
軍深入賊境設法搜捕地方以寧積功超陞南京通政
司右叅議十三年轉北通政左叅議督理騰黃居二年
陞南京太僕寺卿三載考績復任卒於官所著有壽山
文集若干卷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

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院編修克經筵講官成化八年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之援有力者謝曰我髮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邪 泰陵出閣進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卽刪去守陳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 尊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卽位進宮僚官柄臣忌之擬侍郎南史部 上覽珣目守陳宜留此卽塗去 南京二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

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並圍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稷契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數百言且請軍國重務卽召大臣從容

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上是其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如守陳奏。守陳在朝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克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請老歸。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缺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

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
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
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文辭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
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弼

洪弼字士直淳安人吏部侍郎璉之從姪景泰二年登
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以風力稱天順
元年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丁外艱未上服闋改湖廣道
常德辰州等府飢饉巡撫白圭檄以賑濟弼募富民出

衆并發廩賑之。仍給穀種牛具爲來年之計。多所全活。四年。靖州峒獍嘯聚。不時剽掠居民。郡邑騷擾。勅巡撫及總兵督同布按二司能幹官征勦。獨奉命叅贊機務。擒其賊首餘黨悉平。賜寶鈔八千緡。金織文綺四端。成化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六年。陞福建按察使。獨特風裁。不規規瑣屑。人以爲得憲臣體。尋陞貴州左布政使。弼以陳蕃宣撫司與長官司行事齟齬不便。奏請添設府治。於是土官始有所鉗束。法守旣明。民夷帖服。至今地方無風塵之警。未幾致仕。卒於家。

工部右侍郎黃世顯孔昭

子備附

黃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

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感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而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竟未及擢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歷官禮部侍郎，自

有傳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

兄鑑附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少與兄鑑同受業於吏部姚尚書
夢之門深加器重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兵部職方主
事進郎中時陝西甘肅總兵等官奏赤斤蒙古都指揮
敗班積年擾邊欲徙之嶺南下兵部計處而總兵官輒
誘其來京將發遣貫曰班信有罪然夷人不過羈縻之
而已且其家都指揮不下數十人所屬夷民動以萬計
誘而徙之且失信非策也得無貽邊釁乎尚書程信大

悟曰微子幾敗乃公事亟奏遣還夷人感激訖不爲患
 又雲南總兵黔國公沐琮奏請節制三司賈曰黔國世
 守滇南爵列上公恩寵殊厚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
 深意也不見唐之藩鎮乎事遂寢尋擢福建布政司右
 叅議奉勅巡視海道分守延平等四府值民飢多方設
 法及出官廩減價以拯恤之進石布政使轉山東左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叅將佟昱夷種也恃
 援多不法貫下車首疏劾去三軍肅然鎮守總兵多佔
 軍丁爲佃戶者悉奪歸還屯處置邊方綽有條緒將吏

畏服夷虜無不弭耳以聽。陞工部右侍郎。轉左時。備松
水患。買奉勅往治之。簡委有司。畫地分理。踏勘周悉。授
以方略。水患悉平。三吳之民至今頌之。晉本部尚書。累
加太子少保。以疾再疏乞歸。勅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
謚康懿。兄鑑字克明。登天順四年進士第。授南京戶科
給事中。練達治體。多所建白。劾重臣之不法者。以應天
變。時論避之。擢江西左叅議。改廣東。時潮州海寇爲患。
都御史朱禔檄捕之。以計擒其首惡。餘黨悉平。以疾致
仕。卒於家。所著有鈍齋集。淮安李元爲之序。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明德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嘉獄明允民稱不冤擢僉江西憲明潔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爲號號爲洞主民間賫女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懷至福得狀密檄隣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快以行杲愷疑激變奈何懷怒曰汝知奉檄行耳激變在我若何慮於是直徇其穴擒斬巨寇散其脅從福民始安皆額拜頌曰安福得我公真稱安福已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

渠逐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耻誘歸杖殺之弟挺與里人丘雍交惡雍覘挺至其隣家欲歐之挺逸去獲其奴趙歐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爲趙尸訟雍坐死懷覆訊曰義兒當有父母或親屬令之堂聞色變懷益疑密遣四出捕果得趙奴雍始白永豐民羅益鈺與其徒孔俊等數十人素爲不檢偶隣有被盜者矢衣備若干衆疑益鈺等遂捕其黨三十餘人於獄并搜其囊橐所有以抵贖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人餘俱誣服惟益鈺寡赴訴於懷懷惟其劫多而贖少也乃取

賦衣之新製紅表監裏者以示失主益鉉泣曰是吾妻
之衣鍼工某所製可問也失主爭曰是某婦之衣婦所
製也因逮鍼工與婦至雜他衣與別鍼工檢出前衣曰
此衣某手製也婦猶執爲己衣懷詰縫用何色線婦曰
線色如衣工曰表裏皆青驗之如鍼工言失主又云妻
於火光下驗得益鉉并孔俊貌懷出所捕者數人令婦
雜視之婦指一人曰此益鉉也又指一人曰此孔俊也
懷撫案大笑曰獄之易証有如是筭楚之下何求不獲
懸肺石爲漫言無寬民難矣蓋益鉉既誤指而孔俊已

人死獄中也於是捕者抵罪益鉉諸人俱得釋一時以爲神明江右屯田積弊多不可詰催科最大貧耕次之懷乃分屯卒十人爲一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則盈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貧則租必逋負田必易逃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逃田二萬餘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陞廣東憲副奉勅專按海瓊無何而改湖廣換勅督理屯田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租懷典革以江右法初若不堪不一二年荒者墾溼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勤越六年共

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軍輿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寇難獲。往往白日羣掠郡縣。撫臣檄懷往。懷訓練兵快所向。如破竹。時有巨寇饒斌者。出沒猓洞。恃險爲患。十餘年來。擄盜者不敢問。聞懷至。卽面縛。就擒餘黨悉散。湖湘之民號懷爲長城。七八年間。政聲達於關下。上曰。是不可以屯田局也。遂擢長楚臬。以溇湖惠懷則經車熟途。百廢具舉。未幾。遷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江右之民喜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贛洞寇起。殺傷官兵。監司闕帥。盡無定策。懷曰。是易圖也。寇其猖獗。難與爭鋒。

但更番兵將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我佚彼勞擒之必
矣無何而悉授首如懷言。孝皇登極以左翊重地非
懷不可遂召入都堂領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
方懷出都門首嚴關界次廣儲蓄又次郵疑獄時畿甸
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夷窺覘請京通薊
三倉米五萬餘石戶部銀六萬餘兩下郡縣驗口俵給
一時流徙人民達官舍餘待懷爲命者數十萬口皆曰
徐公活我尋陞南京刑部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
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論讞懷疏決如

流無不明允。吏胥相顧錯愕曰：世間乃有此族風筆。無
何以徵疾卒。年六十有三。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縣知縣。遷
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入按順天。以風力稱，出爲江甯
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忤劉瑾，勒歸。瑾敗，起
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應
隨本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時大計考方，而最天
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閩廣附嶺諸郡，尋擢大

理寺卿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七恪性篤實和易而中有
確守居官不矯爲名高務盡乃職其筮仕宿松也辟荒
萊地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播種得粟二千七百餘
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卹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
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
可無儲也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也修
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旣入內臺則貞憲度
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爲
兵備也奮武威詰奸宄故賴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遁而

桂州之績尤著。若關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盜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也，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宸濠蓄逆，鈐制方面，官以爲已用，恪中有定見，不爲搖奪。凡議夫價，賀禮多奉。祖制逆折之濠，怒甚。召恪立階下，面加誚責。恪恬不爲動，執議如故。濠益怒，下令繫其屬吏。恪乃揚言曰：天子命吏非藩王所得擅囚，必不得已當請之。朝以定是非耳。濠亦無可奈何。謾自解曰：姑置此。子度外聞者爲之色變，而恪處之裕如。及入正大理，感上知遇，益勵勤以圖報稱。明律

例慎允駁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 朝廷例熱審以琬
獄囚恪恒晨入以俟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一
語不及私素以清白自矢歷官三十年既沒無所遺餘
友助爲之殯鬻其居治裝始得歸其喪所著詠史詩三
百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幸關倫理不妄作若
正統論尤雅正可傳云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
貴倖專權朝廷稍事游宴值上元張燈爲鰲山之觀費

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官寺相望，抗章極論，無所避。出
參議陝藩，而值鞏昌番賊爲梗，甫下車，卽勒兵掩擊之。
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闌，抵秦川，相度
地勢，增繕屯堡，斥埃以斷賊路。既又轉關中之累，以實
甘涼，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勢，累
害及戰守方略，尋以憂去。履闕除福建布政司右叅議，
轉江西左所部豪舉，怙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之。
吉安民有殺其隣之子，負夜移屍道傍，死者之家莫知
所由，訴於琳，迹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內千人被殺，守

上之責也。神弗之知，亦與有辱焉。願亟告我，以洗其寃。是夜夢中彷彿有見，明日以夢旁求果，得凶首，逆輸服。已而賴盜起，殺官吏，攻破城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諸脅從，境內以寧。弘治戊申，陞右布政使，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荆諸關。畿甸民困重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賴以甦，召拜工部右侍郎。因災異，上十六事，皆切時宜。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首陳謹邊。

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晉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
朝廷方命將出師遂奉勅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
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兼侍經筵
是時虜復寇榆林假琳便宜率偏師先往飭勵邊將琳
出虜不意乘機進戰斬獲過當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
遂協謀直搗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廬帳而還捷聞

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鏤師還入見面陳邊務十三事
多見采納未幾復以西北多警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
乙丑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

師上遠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風分營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璽書獎勵師旋入朝遣中官迎勞寵賚有加丙寅正德改元正月卒先是一日火星犯左執法琳以爲已憂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親朋以爲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而大司馬奏論戎功乃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岸襟抱坦夷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復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繪兵鈐地理推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無不解了尤

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
喪哀毀踰節廬墓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闕
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
二屏時時戒諸子弟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宦三十餘
年三司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殘書數卷而已子竊
祿明時惟恐橫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
囊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子
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
子餘年而卒無餘蓄時賢咸歎其難